

LIHONGZHANG
JIAZU

宋路霞
著

李鸿章 家族

(插图版)

著名家族史专家宋路霞细说晚清第一豪门
李鸿章家族百年历史的沧桑兴衰



曾国藩的“钱袋”

盘根错节的豪门网络

翰林变成“绿林”

“半个安徽是李家的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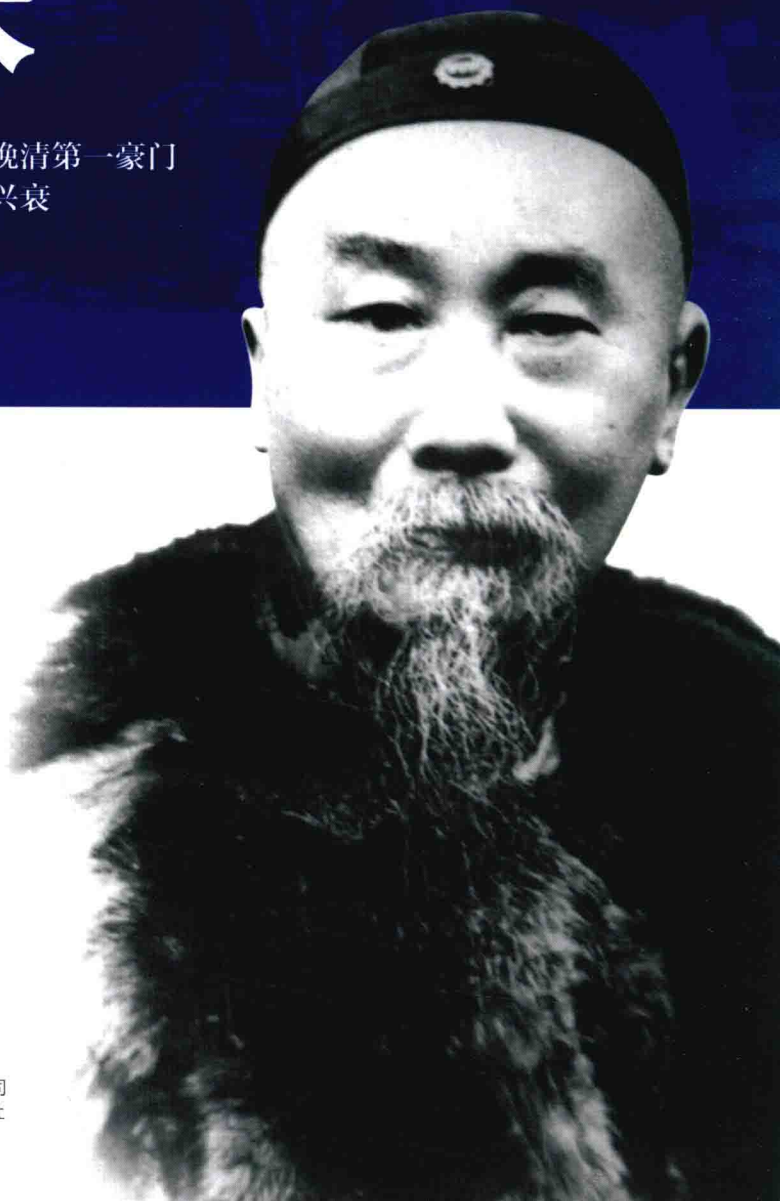
北洋舰队与颐和园工程

五百万英镑的遗嘱迷案

梁思成的高足

福建铁路的开创者

继往开来的李家“道”字辈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李鸿章 家族

(插图版)

LIHONGZHANG
JIAZU

宋路霞
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李鸿章家族/宋路霞著. —合肥: 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18. 1
ISBN 978-7-5396-6061-5

I. ①李… II. ①宋… III. ①李鸿章 (1823-1901)
—家族—史料 IV. ①K820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05031 号

出 版 人: 朱寒冬

责任编辑: 岑 杰 韩 露 装帧设计: 八牛设计 闻 艺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 230071

营 销 部: (0551)63533889

印 制: 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 (0551)65661327

开本: 710×1010 1/16 印张: 26.5 字数: 400 千字

版次: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58.00 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一个家族与一个时代

熊月之

晚清历史上,李鸿章活动极广,影响极大,争论极多。李鸿章去世以后的一个世纪中,关于他的研究一直为学术界所重视,传记、年谱、回忆录不胜枚举,论文难计其数。前两年的电视剧《走向共和》,更使李鸿章再次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,街谈巷议,家喻户晓。

史学界同人都知道,李鸿章研究,成果极丰,起点极高,要出新意,已经难矣乎哉。在这样的心态下,我翻读《李鸿章家族》,原不抱很高期望,但是,读着读着,便渐渐地被书中内容所吸引,难以释卷。一个家族,因李鸿章的命运,先是大红,后是大黑,悬殊之大,有若天渊。这部家族沉浮史,本身就是近代社会变动的缩影,很值得研究。君子之泽,五世而斩。在中国历史上,持续兴旺的家族本不见多。同一时代,因环境、境遇的差异,不同的家族显现出不同的色彩。有的呈上山型,越来越好,渐入佳境,如无锡荣氏家族;有的呈下山型,每况愈下,渐趋式微,如无锡张叔和家族;有的呈闪电型,稍纵即逝,旋起旋灭,如许多军阀家族。李鸿章家族则呈波浪型,时起时伏,蜿蜒向前。

这个大起大落的家族,在那个风雷激荡的年代,竟出了那么多的人才,政治家、外交家、企业家、科学家、艺术家,散处在中国大陆、香港、台湾、新加坡、美国、加拿大、尼日利亚等地,这种众多人才出于一家的现象更值得研究。家境、家风、家教、遗传基因、个人气质、逆境的锻炼,都在家族演变中发生作用。这样的家族,实在是社会史研究的极好个案。

为了写这本书,作者搜集、查阅了许多第一手资料,除了已刊的李鸿章奏稿、文稿、各种传记,还有李鸿章、李瀚章、李经羲等人的未刊信札,李经方的长篇遗嘱,李鸿章一支积善堂的田产目录,李蕴章一支慎余堂的田产、盐票目录,李家彝所作的长篇“交代”……作者东奔西走,南下北上,做了大量

实地调查,口访笔录,发微阐幽,合肥、芜湖、安庆、北京、保定、天津、威海、苏州、南京、扬州、杭州、香港,都洒下了她辛勤的汗水。

书中有相当一部分资料是首次披露,弥补了以往研究中的一些缺憾,解决了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,加深了人们对李氏家族的理解。读李经方的遗嘱,从他的田产、房产、股票分布在芜湖、合肥、上海、大连、南京、安庆、天津、宣城等许多地方,投资房地产、银行、保险、盐业、纺织厂、砖瓦厂、铁矿等多种企业,可以知道近代豪绅与古代财主的区别。从其遗嘱聘请专门律师和证明人的格式,也可看出近代人法律意识的变化。

我读过宋路霞的多种著作,其共同的特点是,以文献资料和调查访问相互印证、补充,都是用墨水和汗水写成的。我钦佩她的学识和方法,钦佩她的闯劲、钻劲、韧劲,钦佩她乐在苦中,以学术研究为安身立命之本的精神境界。

作者本习中文,办过杂志,笔下功夫了得。在她潇洒流畅的笔下,本已非凡的故事,被娓娓道来,环环相扣,时而风轻云淡,时而金戈铁马,时而哀怨缠绵,让读者跟着情节的展开,或喜或忧,或发竖眦裂,或掩卷浩叹。

这是一本资料、义理、辞章三长兼具的书,在存史、教化、娱情三方面,都值得一读。特此郑重介绍。

于上海社会科学院

2004年10月

2009年3月

2016年1月

(本文作者是原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,兼历史研究所所长、博士生导师、《上海通史》主编。)



序言：一个家族与一个时代

……熊月之

第一章：末代相府

八千亩地、珐琅钟、汇款单 / 001

从熊砖井走向世界的大宅门 / 008

第二章：文章经国

典狱长的家事和婚事 / 012

“读书做官”变成了“招兵打仗” / 020

曾国藩的“钱袋” / 023

翰林变成“绿林” / 028

曾门“刺头”“忝为门生长” / 033

第三章：发迹沪上

九千淮军挺进上海滩 / 038

苏州杀降 / 045

负气回老家 / 049

幼子最早“走” / 056

第四章：强国之梦

情系“克虏伯” / 062

铁路之难 / 072

“请进来、走出去”的先驱 / 078

北洋大臣身边的弟兄们 / 084

第五章：宰相合肥

寻找李氏大宅门 / 090

“半个安徽是李家的” / 101

芜湖米市——李氏家族的第二故乡 / 108

两眼漆黑的“铁算盘” / 112

李家首富李凤章 / 121

第六章：豪门联姻

赵氏夫人的“帮夫运” / 125

兵也淮系，婚也淮系 / 127

盘根错节的豪门网络 / 137

第七章：甲午风云

七十大寿与盛极转衰 / 145

北洋舰队与颐和园工程 / 151

春帆楼的屈辱与枪声 / 157

第八章：落日辉煌

大清帝国的超级使节 / 162

调了包的《中俄密约》 / 173

一当十一的超级谈判 / 176

魂归肥东 / 181

第九章：三子鼎立

- 李经方一生皆悲剧 / 185
- 用功读书与主张“放脚” / 190
- 无意之中发洋财 / 195
- 五百万英镑的遗嘱谜案 / 198
- 天下第一等孝子 / 207
- 备受欺负却最有“心劲” / 214

第十章：云贵总督

- 讲武堂惜才留朱德 / 220
- 蔡锷念旧释总督 / 223
- 跑马厅边油灯尽 / 224

第十一章：富贵公子

- 甘石桥“赶三一去无京丑” / 230
- 粉子胡同里的皇亲与李家人 / 235
- 魂系天涯的外交官 / 250

第十二章：“怪味”姑爷

- 败将女婿张佩纶 / 255
- 买条“火龙”自称雄 / 262
- 从不买账的蒯光典 / 264
- 末世难为守财神 / 267

第十三章：短命侯爷

招商局李党遍天下 / 272

暗算赵铁桥 / 274

段祺瑞一语释侯爷 / 277

侯爷之死 / 279

第十四章：“遥控”安徽

李氏家族大逃亡 / 281

李国松居沪大不易 / 284

李国光成立船运公司 / 286

李国森与他的青铜器 / 289

李十五章：旷世才女

张爱玲的书激怒李家人 / 293

低气压时代的奇葩 / 303

无可奈何花落去 / 308

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李国秦 / 310

第十六章：岁月寒暑

暴风雨中的旧王孙 / 318

李家彝坚决反封建 / 325

新四军的割头朋友 / 328

“秘书上行走” / 331

毕生皆造桥 / 334

海外“航空母舰” / 337

闯荡原始森林 / 342

从小开到言派名角 / 345

第十七章：屡败屡战

梁思成的高足 / 353

福建铁路的开创者 / 359

舞台美术专家 / 366

总督宝剑风波 / 370

“杀人如麻”的李道稔 / 375

继往开来的李家“道”字辈 / 379

第十八章：树大根深

附录：

附录一 李氏家族世系简表 / 387

附录二 李氏家族大事记 / 402

附录三 参考书目 / 408

附录四 文安公后裔 2015 故乡归来记 / 410

后记 / 414

第一章：末代相府

八千亩地、珐琅钟、汇款单



香港国光船务有限公司的老板李国光先生，是位红光满面、整天乐呵呵的好好先生。他已年逾古稀，还整天带领着两个儿子和一班人马，在九龙尖沙咀的写字楼里忙得飞飞。

问他为什么还要这么卖力，他一脸苦笑：“我们底子薄，比不上人家，现在香港生意不好做，一切需要自己打理……”

笔者马上当面揭穿他：“您什么底子薄？您不是拥有八千亩地吗？您这个大地



李鸿章的大哥、湖广总督李瀚章

主还叫苦,别人怎么办?”

“哈!哈!哈!……”他开怀大笑起来,“你怎么知道的?谁告诉你的?八千亩地是不假,可是那早就是过去的事情了,过去半个多世纪了,早成历史的陈迹了……我若是现在还有八千亩地,还用得着在这儿忙活吗?”

说的也是。

那么后来……

原来,这位国光老板是位“真人不露相”的好手,笔者费了不少的工夫才弄清他的原始面目,原来他是晚清重臣、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侄孙,即李鸿

章的大哥、晚清两广总督李瀚章的孙子。他的祖父李瀚章在打太平天国的时候,曾在曾国藩的幕府里办理军需(总理湘军后路粮台),是个办军需、筹粮饷的能手,论资历、资格比李鸿章还老呢!李瀚章对清廷有功,后来仕途一路青云,当过湖南巡抚、浙江巡抚、江苏巡抚(相当于省长),还当过湖广、四川、漕运、两广共四个地方的总督(掌管两个或三个省的地方官),尤其在湖广总督的位子上,一干就是十三年。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大官了,差不多相当于新中国成立初华中区的书记了。俗话说,“三年清知府,十万雪花银”,一任县太爷还能挣十万雪花银呢,何况掌管好几个省的总督呢,赚他八千亩地,还不是小菜一碟吗?

其实,自从太平军 1853 年打到了安徽,李氏家族就整个地被绑上了战车,不仅是李鸿章、李瀚章,他们六兄弟中的李鹤章、李凤章、李昭庆,包括失明的老四李蕴章,全都在戎马倥偬之中。

从此老李一家就从一个书香之家,演变成一个军旅之家;后来又从一个军旅之家,演变为一个官宦之家。李鸿章则当上了文华殿大学士,成为天子身边的、皇家倚为右臂的一代名相。

.....

封建社会讲究“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”，作为宰相的侄孙，李国光沾点儿光还不是正常的吗？不沾光反倒是不正常了。他的祖父李瀚章思想老道，木头疙瘩，不像李鸿章有办洋务的经验，挣了钱知道往沿海大城市里搞点投资，比如在上海买栋大房子，还买股票……李瀚章有了钱只知道在安徽老家买地，到他 1899 年去世时，名下已有四万多亩地了。他有十一个儿子，所以每个儿子分得了四千亩地，同时给每个儿子在乡下置办了一座大宅院，少则三进，多则五进、七进。李国光虽没去住过，但他听父辈说过，那都是在当时不得了的好房子，可知“半个安徽是李家的”，“宰相合肥天下瘦”，这些民间传言，并非空穴来风。

李国光是李瀚章的第七个儿子李经沅的独养儿子，同时兼祧两房（老五李经沅无子，过继李国光为嗣子），所以到了李国光继承家业的时候，名下理应就有了八千亩地和两座大宅院。说他是八千亩地的大地主，还冤枉吗？



李鸿章、李瀚章与他们的子孙



年幼时的李国光与父亲李经沅

不幸的是,当年他只有7岁,却在十二天内,接连死了两位老爸:嗣父是因病,死在北京;而生父却因临近年关要洗澡,就在屋子里生个炭火盆取暖。他对妻子和用人说:“你们都走吧,我自己擦巴擦巴就行了。”结果这成了最后的遗言,他因煤气中毒而去世。

那时他家已住在天津,出丧的时候,一个7岁的孩子拿着哭丧棒,披麻戴孝地走在送葬的队伍前面,后面跟着两个寡妇和两具棺材……人家里过大年,他家里哭声震天。毕竟是李家,前来送葬的人成团成旅,在马路排了长长半条街,吹鼓手把小号吹得昏天黑地,在当地传为一大新闻。

.....

俗话说“富不过三代”，李家到李国光正是第三代！

“那后来的日子……”

“简单说吧，后来就是孤儿寡母地过日子。虽说有八千亩地，7岁的孩子，又奈若何？全靠乡下的账房打理。京城里虽说还有大伯父李经畬，但已年迈体弱，民国后不食周粟，已靠变卖故物度日，何况与家父又不是一个母亲生的，就不能指望什么。太平日子还好说，兵荒马乱的年头，乡下农民都逃难了，土地也荒芜了，账房报上来的数字是年年歉收。所以到了1947年我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时，还要靠业余去一家报社搞搞校对，调整调整版面，打打工，才能维持学业……”

换句话说，整整八千亩土地，就这么不知不觉地没影儿了。



李瀚章的孙氏夫人与李经沅三兄弟

“就这么糊里糊涂地没有了？”

“就这么糊里糊涂地没有了！”他斩钉截铁地把两手一摊，一脸“白茫茫大地真干净”的神情。

这在有正常思维的人看来，谁信呢？这要在“文革”中写成交代材料的话，不被红卫兵往死里打才怪！新中国成立那年他 22 岁。

谢天谢地，皇天不负苦心人！笔者终于目睹了在大陆绝对无法看到的、令人对“豪门盛衰”有了感觉的两样东西。一样是李家金山银山、蒸蒸日上时，慈禧太后赏赐的珐琅钟。



那是一个非常精致、色彩至今仍很鲜艳的长方形的古典珐琅钟，原有一套十二个，正宗原装的法国货，是当年法国公使进贡给慈禧太后的国礼，慈禧非常喜欢。那时她周围的太监迷信，认为送钟不好，不吉利，弄不好就成了“送终”了，所以建议慈禧还是赏给哪个大臣吧。慈禧本不想送掉，就推说：“总督当中，谁有十二个儿子我就赏给谁。”谁知那时还真有多子多孙的人，结果下面报上来，说是李瀚章有十二个儿子，慈禧没辙了，于是就赏给李瀚章了。

那包装得漂漂亮亮的一套珐琅钟，千里迢迢送达湖广总督府的时候，老太爷感动得跪在地上久久没起来……

其实李瀚章只有十一个儿子，说十二个那是误传。李瀚章得了十二个珐琅钟，一个儿子一个，自己留一个。每一房都欢天喜地，视为无上的荣耀，轮番与那钟合影照相留念。传到“国”字辈手里时，人家是长房之子才获得一个，他李国光

兼祧两房，一个人得了两个。有一年，其中有一个出了点毛病，他请一个懂行的亲戚打开钟的后盖看看，发现里面有当年的钟表匠作的保养记录，时间是在 19 世纪 50 年代，说明这批珐琅钟起码有一百六十年历史了。现在这两个钟走时仍很准，只是闹钟不闹了，可知这御赐的东西都是真家伙。

另一样“证据”可就叫人揪心了，竟是一盒子发黄了的、从 50 年代中期就开始的、从香港汇往大陆的汇款单的存根，是寄给那些原先也有着四千亩地、一座大宅院和一个珐琅钟的人的后代……他们的生活后来陷入了困境，家里的东西早已经卖得“见底儿”了，不得不靠别人接济过日子。这样的汇款每月有一批，少则三十元，多则五十元、八十元，养活那些早已把珐琅钟也卖出去填肚子的本家人。

翻检着眼前一小捆一小捆的发黄了的汇款存根，1958 年的、1959 年的、1960 年的……笔者哑然，顿时有点西风古道瘦马的味道。

突然想起不久前曾经看到过的，一摞李慎余堂（李家老四房）的田产目录，小楷手书的原稿，何年何月购进哪里的田，几亩几分几毫，购买人是谁，卖出人是谁，证明人是谁，价钱多少，方位何处，清清楚楚。这样的田产目录竟然有十七册！堆在桌上有一尺来高。这十七册田产目录的总数加起来，也未必能有四万亩地。而李瀚章的四万多亩地，怎么就变成了眼前一盒子汇款存根了呢？它们之间的距离，不过才隔了两代人……

《红楼梦》里说“呼啦啦似大厦倾”，那大厦说倾就真的倾覆了！

不知那些每月翘首盼望着香港汇款的人，他们是年老无子，体弱多病，还是吃喝嫖赌，风花雪月，以至于弄得衣食无着？看看户头，居然有十户人家！

一个世受皇恩、位极人臣、屡获赏赐、权倾天下，几乎是金钱堆成的大宅门，在李鸿章死后也就是五十年光景，其中的一部分人，已经潦倒到了如此地步！当然还有另一部分人，如李国光等人，从一个报社的打工仔，一个被张春桥逐出《解放日报》的“狗崽子”，变成了尖沙咀高档写字间里的大老板……豪门之事，陵谷兴替，转眼兴废，哪是拨拉拨拉算盘珠子就能算得清楚的！

李国光打开了话匣子，哪一支、哪一房、哪一家、哪个人……